

从《人间世》看中西方文化中的生死观

何沅芷

人文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1903 班

提起医疗纪录片，人们脑海中或多或少会闪过一些这样的画面：家属们或是感激涕零，又或是掩面而泣。《人间世》这部医疗纪录片中，没有虚浮的套路，反转的情节，有的只是残酷的真实。幕后人员耗时三年，同医生一起直面生死，用镜头记录了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。实际上，在医院中有人性的光辉，更多则是对人生的无可奈何，正如著名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中写道：“有时治愈，常常帮助，总是安慰”。

片名“人间世”取自《庄子·内篇·人间世》，这是庄子生死观产生的土壤，深刻地表明了庄子的处世之道。他在这里发出了“不枉死”的旷世绝响之一呼。不枉死者，不为君上争利而赴死，知其乃大盗而已；不为儒墨鼓舌而赴死，知其乃蛊惑而已；全其性命，养其天年，知生命之可贵也。^[1]而以此作为纪录片的名字，仿佛医院就是一个缩小版的世间，在这里感悟人生百态，体会世事无常。

“万物皆有裂痕，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”这是纪录片开头的一句话，它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医学的任务不是起死回生，更不是消灭疾病，医学的对象是人。纪录片里的医生们让人感慨的地方并不在于他们的神通广大，也并非无所不能，而是面对疾病时会努力坚持，但有时又不得不去面对生命的离开时的感伤。

在我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中，生比死更占据主流地位，面对死亡，向来都是讳莫如深，不愿多言。但无论人如何逃避死亡，害怕死亡，克服死亡，死亡一直都在那里。人终将与这个世界告别，可又有几人能有坦然赴死的洒脱呢？

《最好的告别》一书中提到：医学对老化和垂死的干预，不仅仅是战胜死亡，更重要的是如何跨越生命的终点。《人间世》中的《告别》发生在上海第一个临终关怀病区。恰如其名，这里的病人们大都进入了无治疗意义的临终期，他们选择在这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。阵痛治疗、安宁护理、心理疏导，隐藏在这些专业名词的背后，是由生到死的一世轮回，为人生历程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。正如豆瓣评论中所说的：来到这里的人，都安静等待着死亡的到来，有的坦然面对，甚至不忘安顿好自己的老伴，不为子女增添烦恼；有的平和，在周围病友的相继离世中，守着小窗观看四季的更迭变换；也有的觉得不甘，虽然遗憾但却也只能无可奈何。而他们的家属们，每日或隔三岔五来到这里，与他们度过最后共同相处的时光，或短或长，直到最终的告别。

《告别》中所展现出的生死观，同庄子提出的“不知死，焉知生”一说，颇为相像。道家学说的代表人之

一庄子认为，只有先认识到死亡或者说人必有一死，我们才能对生有更高的体会和感悟。在庄子看来，人不应该喜于生而忧于死，更不必欣然于生，畏惧于死。《知北游》中说：“人之气，气之聚也。聚则为生，散则为死，若死生为徒，吾又何患？”正如道家的代表图形“阴阳鱼”(也称太极图，是我国传统哲学中辩证思想的一种象征形符号)所展示出的一样，阴阳一体，循环不息，周而复始，正好对应着生与死。所谓生死，是道的转化，生即是死，死也是生，它背后的本质是万物的轮转更迭。所以生时不必过度欢喜，死了也不必痛苦悲伤，生与死不过是在互相循环，仅此而已。

因此，庄子的妻子离去时，亲人亦余悲戚，惟长歌当哭，他安慰儿女鼓盆而歌，歌曰：“生死本有命，气形变化中。天地如巨室，歌哭作大通。”在庄子看来，死去并不是一件哀伤的事情，因为通过死，人们认识到了道，能够更深刻地勘破生死的奥秘，探寻生命的价值。从对生死的态度，我们可以看出庄子的生死观——不喜不悲，洒脱自由，顺其自然。

而孔子的生死观和庄子不同，《论语·先进》篇 有言：“季路问事鬼神。子曰：‘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’曰：‘敢问死。’曰：‘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’”综合来看，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之义实有两重：一重是说人生中有无数可以做的事，人们穷尽一生也没有将所想之事做的尽善尽美，去想死的事，实属多余。换言之，能够最终弄明白鬼神以及死亡的意义，首先也还是因为人发现、认识到了其生命自身的意义，即生之意义决定着死之意义。还有另外一重，就是死亡本身的不可知性，生者也无从探寻已逝之人的思想。^[2]

再譬如，古代君王大多都崇尚寻找“长生不老，起死回生”之法。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药，先后派人率童男玉女入海求仙；汉武帝终其一生宠信方士，兴师动众追寻仙药；唐太宗为吃丹药，险些搭上性命等等事迹，都展现出了人们观念中对死亡的惧怕。由此可见，在我国人们还是常常将死亡赋予痛苦之意，为了避免死亡的来临而费劲心思。

而在西方哲学文化中，人们关于生死的态度则和我们有明显的不同，比如海德格尔就认为，人类处于矛盾之中，从一出生就预示到了死亡，是不可避免的，只不过我们不知何时到来。因此我们要对死亡保持一颗敬畏之心，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有限的生命过得更加有价值。

他把人的存在分为“本真存在”与“非本真存在”。前者就是让人面对死亡，将死亡作为可能性无限展开，去凸显生命的真谛，从而获得精神自由。当你明白了死亡的真正含义后，你不但不会感到绝望，反而还会从这种存在形式里寻找到生的价值，以便更好地去追求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，最终成为一个能够不断超越自我的灵魂个体。而后者则恰恰相反，不是面对死亡，而是逃避死亡，最终沉沦为“常人”，陷入名、利、势的驱使下而形成的存在状态。

在丧葬仪式方面，中西文化中也有很多差异，西方的葬礼仪式较为简单。死者临终前要请牧师念悼词，

做最后的忏悔和祷告。送葬时，亲属们身着黑色丧服，跟随在牧师身后，在挖好的墓穴前，由神父念悼词并为死者祈祷，然后由亲属将白色、紫色的花束扔在墓棺之上，最后以土掩埋。^[3]人们眼含泪光，或轻轻啜泣，但没有嚎啕大哭，气氛甚至是轻松的。

实际上西方葬礼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深切，基督教的丧礼形式更多地是为死者祈祷，祝其灵魂能够得到洗涤，解脱生前种种苦痛，早日升入天堂与主同乐。他们认为人身死后，灵魂需要安静，所以葬礼往往是肃穆的。^[4]在基督教文化影响下，无论王公贵族，还是平民百姓，丧葬基本从简，即在上帝面前“灵魂平等”的原则。

而中国人平日里情绪表达方面比较内敛，但到了生离死别的时刻，内心的情绪就会骤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，压抑是一种表达，放声大哭更是。尤其是重要的人离去，更是需要各种表达方式去表达自己的哀伤与悲恸，种种仪式便应运而生，哭泣与祝福，其实殊途同归。葬礼仪式表达着我们对生命的理解，事死如生，事亡如存，都一样是我们与死者最后的深切连接。在丧葬时，我们会有哭灵的传统，因为人们相信，听觉是身死后最后消失的感官系统，所以常常以此表达对逝者的思念，期盼他们能够听到亲人的挽留。

除此之外，对于一些特殊的医疗手段中西方也有很多不同，比如有很长久历史的“安乐死”。斯巴达人为了解保持种族的健康，便会处死生来就存在病态的儿童。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《理想国》一书中表示支持这种做法。柏拉图赞成把自杀作为解除无法治疗的痛苦的一种办法。毕达哥拉斯等许多哲人、学者、政治家都认为在道德上对老人与虚弱者，实施自愿的安乐死是合理的。而在中国，这一医疗手段仍然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至今仍未取得合法地位。^[5]也许在我们的观念中，很多人都认为医生就是为了救死扶伤而存在的，任何的“安乐死”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。有人说对我们而言，很多人向往和追求的不是“死”的权利，而是想要“生”的神圣权利。

“生是漫长的死之链条的一部分。然而逝者已逝，我只期盼生者平静平安。”对于死亡，我始终都秉承着“死是生者的不幸”这样一种观念。无论中西方，在葬礼上对死者都怀着一种悲伤之情，这是共通之处。再思及《人间世》这部医疗纪录片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的原因，正是它通过生者的视角，将生命所面对的各种残酷的考验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人们，使人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与个体的渺小。

正如《存在与时间》中言“当你无限接近死亡，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。”就是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是会死的，便会有生活的目标，就能够对自己的一生加以筹划与设计。规划一个自己能够做到的，尽可能地把自身的能量、可能性发挥到极致的目标。在《人间世》第九集《爱》中，有这样一位年轻的母亲，拥有幸福的家庭，在即将迎来新的小生命之时，却被检查出了癌症。为了孩子的健康，她坚持生下宝宝后再进行治疗。但代价就是，除了化疗缓解，别无他法。于是她尽自己可能给予孩子“陪伴”-为孩子录制了每一年生日祝福视

频。从1周岁到2周岁，再到10周岁……18岁成年，以这种形式参与了孩子的成长，想必孩子也定能感受到这份别样的母爱。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，仍然能够积极的面对每一天，将自己生命的余热带给她的家人们，竭尽所能地散发出自己的光芒。

因为存在死亡，使人生成为了个体，成了有意义的“一生”。如果没有死也就没有什么“一生”了，跟自然现象大致相同。但如果有了死，那就有完整的“一生”，这“一生”应该全权由自己来统筹规划，用它来实现最大的可能性。

我们中国人的生活，是采取一种随和的方式生存着，缺少西方人那样的独创性。当然也有很多人有想法去干一些事，但是做干出的事情都是前辈们已经做过的，是有一个模板的。所谓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主体能动性便说的是如此。“天行健”，所以君子才自强不息，也就是按天的运行那样去做，但是离开这个榜样，就缺乏一种个人的创造性。

对于人生，西方人比较崇尚的是灵魂是有归宿之所的，中国人关注的是身死后家庭要能延续，家族能够光耀门第。死亡对于中国人的个体意识形态不成一种刺激，对于人生的动力也形不成一种力量。中国人缺乏西方那种个体独立意识，也就缺乏一种自由的、个人的追求动力。所以在这一方面，我们应当自觉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。^[6]

《我与地坛》一书中所说，“一个人，出生了，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，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；上帝在教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，就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，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，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”。畏惧死亡是人之常情，虽深知“人固有一死”，但人们有太多依恋不能割舍，心中仍怀信仰，梦想还未成真。像泰戈尔所说：“使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”。思考死亡，是生存的智慧和勇气。懂得珍惜，是死亡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人的一生，何尝不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过程，尊重并接受死亡的最大意义，恰恰是为了让我们绽放生命更热烈地生长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司振龙.论《庄子》的生死观[J].安徽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 2007
- [2]王世巍.《生死有命与向死而生——论孔子的生死观》[J].孔子研究, 2016
- [3]张万里.从丧葬习俗看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[J].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, 2015
- [4]田茉云.从丧葬礼俗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[J].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, 2006
- [5]《什么是安乐死?解析安乐死面纱》搜狐网, 2007, <http://it.sohu.com/20070801/n251352522.shtml>
- [6]邓晓芒.中西生死观比较(一)演讲部分, 哲学家, <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23265348>